

成寐的我起床。店主人在門外向我拱手賀年；我也同拜一聲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的吉利話。早飯後，店主人又建議：宿遷下相爲西楚霸王的故事，廟在三元宮內。並謂其英風武烈，何不趁此前往一遊，以暢胸懷。心想闊坐店中也是無聊，遂往遊覽。廟並不大，鑿木陶瓦爲殿，建築尙稱精巧，中塑項羽像，冠冕如王者服。登殿瞻仰良久，深慕王之蓋世功業，惜其未採范增之計，卒聞

楚歌，一敗塗地，自刎烏江，豈非自謀不臧？奈何！院中有碑碣數通。記述霸王破秦存趙強楚，章邯破膽，子嬰就戮，滅強秦以消民怨的勳績，心中嚮往不已；至今尙記有某人題西楚霸王廟一則，抄錄於後：

「亭亭古廟峙河津，過客爭看西楚人，炎祚已同秋水逝，王名不共晚山湮。赤符一旦歸亭長，青簡千年任漢臣，大抵史

書如塑像，塗來面目總非真。」

此詩之意，大堪玩味，言外之意，謂史書多以成敗論英雄，項王失敗，漢王得天下，於是乎漢家史書就貶項而褒漢，在青簡之上，任意塗來塗去，就完全失掉了歷史的真面目。遊畢，返至店中，依然孤客青燈，在萬籟俱寂中，遙想項王故里及其簡陋之廟宇，不禁有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」之感。

周恩來的柔道

周 谷

魯迅書信和次稀泥

周恩來是政治游擊戰「敵進我退，敵退我追，敵疲我打，敵駐我擾」的專家，善於和稀泥，長於「柔道」，是中共的不倒翁。

一九七一年他下令召開「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」，要重新整理、註釋、出版中共文藝之神，魯迅的著作、日記、譯文，以及經魯迅整理過的古籍作品，特別是魯迅的書信，作爲重點出版項目之一。毛澤東也批准了會議的文件，還提倡大家「讀點魯迅」。

第二年出版機構雖擬好具體計畫，却意外地遭到當時手握中共中央出版大權的姚文元的拖延和抗拒，隨之無疾而終。姚文元扯腿是他自己害了政治病，周恩來親點戲碼是他的迂迴戰，並非他偏愛魯迅書信，因爲註釋出版，會藉此把江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他們的老底和原形揭露出來。

一旦被揭露，他們立刻會從中共的政治寶塔上跌下來，所以江、張、姚聯合作戰，拼死也要反對周恩來所提的出版計畫。

江青就是三十年代，活躍在上海影劇藝術界的藍蘋小姐，一度想爭演「賽金花」劇中的紅粉佳人主角，還讚揚賽劇是「很優秀的創作」。魯迅當時就寫了「這也是生活」……一文，諷刺賽金花成爲九天護國娘娘。如果要註，江青準會註成「九天護國娘娘」而遭人唾罵。魯迅萬萬沒有料到，當年上海的明星真的竟在北京皇城做了娘娘呀！

要迫黑幫之子現形

狄克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「大晚報」副刊「火炬」上，寫了一篇「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」來批評魯迅。魯迅慶即在四月十六日寫了「三月的租界」短文回敬狄克。狄克就是張春

橋當年的筆名。按照當時中共中央的作法，魯迅是中共的文聖，誰也不能批評，誰也不能反對。反對魯迅等於反對中共，反對中共就是反革命。「魯迅書信集」有兩封涉及姚蓬子的私信。姚蓬子於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共，一九三三年在天津被捕，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獄，同年五月十四日在南京「中央日報」上刊登脫黨啓事，後在國民黨內機構工作。魯迅信中分別有「蓬子轉向」和「蓬子的變化」的語句。姚文元爲姚蓬子的愛子。要註，姚文元一夜之間會成爲叛徒姚蓬子的兒子，暗藏在黨的黑幫。這如何註呢！

江青他們利害一致，全力反對用註釋、詳註、繁註來出版包括書信在內的魯迅著作。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只輕輕露了一手「柔道」，就使他們慌了手足。一九七三年江青領導批儒評法運動，他們不但要批林批孔批周公，還要批宰相儒圍剿周恩來以報仇雪恨，可惜一切都是枉然。